



北雁南飞

张恨水全集



北雁南飞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第一回

北雁南飞题签惊绮语春华秋实同砚动诗心

"临江府，清江县，三岁个伢子卖包面。"这是江西南昌城里一种歌谣。清江两字，也有改为新淦的。因为清江、新淦两县的人，在省城里挑担子卖馄饨的很多，差不多是包办了这种买卖。馄饨这东西，南昌人叫作清汤，清江，新淦人，叫作包面。三岁个伢子，是说三岁的小孩子。总而言之，是形容清江、新淦对于馄饨业之发达。当然，这不无鄙笑的意思在内。其实这两县是餐鱼稻饭之乡，文化也并不低落。尤其是新淦县属的三湖镇一带，风景幽绝，是令人留恋的一个所在。三湖距樟树镇三十里，距新淦县也是三十里，交通倒也便利。这个镇市上，约莫有千户人家，却有二、三十家牙行，四家钱庄，就普通市镇比例起来，却是畸型的发展。所以造成畸型发展的原因，却因为这里有一种甜美的出产：乃是桔子，柚子，柑子，橙子。由秋天到春初，外方的客商，都到此地来贩卖水果，所以产生了许多作桔柚掬客的牙行。又因为赣州出来的木料，编成浅筏，顺流而下，到了这里，赣江宽深了，浅筏不便行走，就在这镇边，重新编

扎。木料是一种大生意买卖，国家在镇市上设了厘卡，抽收木税。于是乎官商两方，不断的有银钱交涉，因之又有了四家钱庄，在里面做一个流通机关。据官场中人说，这个厘金局，是二等缺，督办是要候补知府才可以做。因为督办资格大，手下的幕宾，也就非有相当的资格不可。其中有两个是候补县，一个是县丞。其余的也就至少是佐杂之流。

单提这县丞是位查收木税的师爷，叫李秋圃，乃河南人。在江西听鼓多年，找不到一个实缺作，没有法子，只好将就。而且他有一种奇特的嗜好，喜欢种花。这赣江上游，出花很多，有那载运花木的船，由这里经过，必定要送厘局若干盆。厘局中人，除了督办而外，都是不带家眷的，寄居在局中坐船上，要花无用，李秋圃于是包揽了这件事，在河岸边租了一所民房，用竹篱笆圈了两弓地做起小花园来。他的长公子小秋才十五岁，随着母亲在省城读书。因为酷有父风，听说父亲盖了花园，极力怂恿着母亲刘氏，带了一弟一妹，乘着放年假之便，也追到三湖来。秋圃以为在外作幕，是个短局，家眷跟了来，未免累赘，很不以为然。后来听说儿子是为慕花

园之名而来，却是个同调，倒也笑着不追究了。

小秋的祖父，就是一个大官，父亲的官虽不大，然而家中也不愁吃穿，他自绮罗丛里出来，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纨绔子弟。当然，在前清封建时代，这种子弟，另外有他的一种兴趣和思想。他到了三湖的第二天，赶紧就面着花园，布置了一间书房，窗子外放了四盆腊梅，两盆天竹，在窗户台上，放了一盆带山石的麦冬草，表示这是芸窗之意。面窗自然是一张书桌，左手一列三只书架，两架是书，一架却放了蒲草盆子，宣炉，胆瓶，茶具之类。右边放了一张琴桌，把父亲此调不弹已久的一张古琴，放在那里。靠壁放了一张红木卧榻，壁上挂了一轴《秋江放棹图》，旁边有一副对联，乃是“此夕只可谈风月，故乡无此好湖山”。足足忙了一天，布置妥贴。到了次日，捡了自己几部爱读的书，如《饮水词》、《李义山集》之类，放在案头。还有《红楼梦》、《花月痕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这些小说，却塞在书桌最下一层抽屉里，把暗锁锁上了。

日方正午，太阳斜照在窗户上，腊梅开得正盛。用宜兴瓷壶泡了一壶好茶，斟在墨绿海杯里对窗坐下，看

到篱笆外，银光闪闪，乃是赣江。江那边一带桔树林子，绿靠了天，十分有兴趣。一个人自言自语：“无酒无诗，如此良辰何？”其实他是滴酒不沾，诗倒会胡诌几句。他的兴致既然发了，于是翻出了一张红树山庄的格子纸，磨墨蘸笔作起诗来。开头一行题目，就是《新居即事抒怀》，这分明是个《七律》题目，少不得平平仄仄研究起来。他不住的蘸着笔，出了一会神，口里又咿咿唔唔的哼着，第一、二句，倒不费什么思索，写出来也就认为可以了。但是顺着这第一句的韵脚，先得了第四句，那第三句承上启下，还要和第四句作对工整的，写了好几句，都不大相称。于是放下了笔，走出大门来，沿着赣河的岸上，顺流走了去。以为开开眼界，可以即景生情，对出那句。

这河岸很宽，全栽的是桔子树。因为这里已在全国偏南的地方，气候很暖和。虽是严冬，那树叶子依然是绿油油的。树里面是一道长堤，有时在绿林的残缺所在，带着半黄的枯草，还透露出一段来。望河那边，约莫有二里之遥，也是看不尽头的一片绿树林子。两边绿树中间，夹着一道河水，并没有多大的波浪，两三挂帆的船，

在水上慢慢的走着。加之那边绿林里伸出两根旗杆，有几座庙宇的飞檐，飘了出来。这边人行路尽头，有一座烧字纸的小白塔，真是互相映带着风景如画。小秋原来是寻诗料的，一味的赏玩风景，倒把找诗的事忘记了。因为天气很好，索性顺着河岸走了去。过了那字纸塔，便是一个义渡口，有一只渡船，由河心里泊向岸边，一群男女，陆续的走上岸来。小秋看着乡下人，提筐携盒，却也有些意思，于是背了两手，站在一边看着。其中有个十四五岁的女郎，面如满月，两只漆黑的眼珠，身上穿一件蓝底白菊花褂子，长平膝盖。前面梳着浓刘海发，长平眉上，后面垂了一条长辫，扎一大截红绒绳，根底下托了一子仔绒线穗子。虽不免乡下打扮，干干净净的，另有一种天然风韵。她手上拿了一枝长的腊梅，随着一位老太婆后面走去。她在远远的，就向小秋看着，到了面前，却只管低头。可是走远了，又三番两次的回转头来。小秋心想，这位乡下姑娘倒看中了我，倒也有些意思，情不自禁的，也遥遥的跟着走了几步。又看她斯斯文文的，决非农家女，也叫人未免有情。正想再跟两步，那位老太婆回转头来，向他打量了一下，他又一转念，不要自讨没趣，也就转身回家来了。

却也没置可否。到了吃过晚饭以后，一家人坐在灯下闲话，秋圃带了淡笑向小秋道：“你在省里念书，一个人自由自在的，全闹的是些什么？”小秋站起来答道：“都是父亲所指定的几部书。”秋圃道：“现在你也会填词了吗？我看你书桌上，倒摆有好几套诗集。”小秋偷看父亲的面孔，并不带着怒色，这就答道：“对着谱填得来，放开了谱，记得起长短句子，也记不了平仄，所以也不大十分作这个东西了。”秋圃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在桌子抽屉里取出那本《南飞集》，放在桌子上，指着问小秋道：“这里面也是你作的东西了？”小秋看父亲的颜色，虽不曾生气，也不曾带了什么欢喜的样子，使用很柔和的声音答道：“是我把练习的诗词，都誊写在上面了。”秋圃道：“你一个手抄本子，也不过窗课而已，自己有这样胆大，就写上一个集字吗？”小秋道：“这原是自己写着好玩，并不给人看的。”秋圃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我问你这南飞两个字，是哪里的出典？”小秋听到父亲问起它的出典来，心中得意之极，便笑道：“这是《西厢》上的词句，你老人家忘了吗？‘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起，北雁南飞’。”秋圃看到他那番得意的样子，就正了颜色喝道：“我忘了，我是忘了，你卖弄《西厢记》很熟，俯拾即是。我问你，把一部《西

厢记》念得滚瓜烂熟，又有什么用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用得着这一副佳人才子的脑筋吗？我为了自己在外混衣食，没有工夫管你的功课，你一个人就胡闹起来！若是根据你这条路走去，好呢，能作几句歪诗，能写几个怪字，作一个斗方名士罢了。不好呢，就是一个识字的无赖流氓！我看你这种样子，心里早就不能忍耐了，你得意忘形，倒在我面前夸嘴！”小秋倒不料这件事无功而反有过，只得垂手站立着，不敢作声。李太太坐在一边，就在旁插嘴道：“也怪不得你父亲生气，本来《西厢记》这种书，糟蹋人家名门小姐，年纪轻轻的人，看这种轻薄书作什么？以后不要看这种书就是了，你父亲也犯不上为了这点小事和你生气。我要写一封信给你外祖母，你去取一张稿子来。”秋圃正色道：“太太，你又姑息儿子。我倒不一定和他生气，只是趁了这机会，我要和他谈一谈。”于是扭转脸来向小秋道：“我现在给你想定了两条出路，让你自己挑选。其一呢，我托督办写信，把你考进陆军小学去。（注：前清各省，皆有陆军小学，其课程则高于现实中学。）其二呢，省里有个农林学堂，办的也很不错，只是要小学的文凭才许考，这一层还得想法子。由这两个学堂出来，多少可以找一点实学，好去

立身，你愿意走哪一条路？”小秋见父亲很诚恳的说着，便答道：“依我看，还是农林学堂好，一来是个中学，二来我的志趣，不想入军界。”秋圃点了两点头道：“你这话呢，我倒是赞成。只是有一层，如今学堂里，是不考究汉文的，若不把汉文根底弄好，跨进学堂门去，以后永远得不到汉文通顺。好在两个学堂招生，都在七、八月里，有这半年工夫，就在这里再读一些汉文吧。这镇市进乡去五里路，有个姚家村，村上的姚廷栋先生，是个名秀才，虽然不曾中举，只是为着科举停了，依我看来，他至少是个进士人材。而且他很懂时务，（注：彼时以有新学识为知时务。）你跟他去念书，一定受益。他现时在村子里，设了一个半经半蒙的馆，有二十来个学生，在这一方，很负盛名。”小秋听到要坐经馆，做八股功夫去，立刻觉得头痛，但是父亲这样婉转的说着，一定是下了决心让自己前去的，倒不能违拗。可是在这个维新的年月，还要从八股先生去研究经史，也是自己所不愿意的事，因之默默的站在一边，没有作声。秋圃道：“听到念书，你就像害了病一样，翻过年来十六岁，已经成丁了，还是这个样子，你自己不觉得难为情吗？现在是年底了，过了元宵，我便送你去上学，从今日起，把你那西厢记

东厢记，南飞集北飞集都收拾起来。正正经经把读过的书理上一理，你若是到姚先生那里去了，比不上此地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，我看你害臊不害臊？”正说到这里，一个听差进来，向秋圃道：“吴师爷派人来说，现时三差一，请李师爷就去。”秋圃站起来笑道：“你去说，我就来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你是高蜡烛台，照不见自己的脚下黑，这样教训儿子一顿，自己听说打牌，就忘了一切。”秋圃笑道：“这是在外面混差事的正当应酬，怎样可以不去？”他说着话，穿上马褂，也就走了。李太太也就正色向小秋道：“你父亲所说着你的话，都是正理。你怎样把《西厢记》上的话，都写到作文本子上去，实在也不成话。”小秋笑道：“哪里是呀？你老人家不知道。听说王实甫作《西厢记》，写到‘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起，北雁南飞’这几句，吐了几口血，实在是好。我们北方人到南方来，仿佛就是那雁一样，所以我用了那南飞两个字，把北地人三个字含在字里行间。”李太太道：“你背了父亲，就有这些夸嘴，刚才怎么不对你父亲说呢？也怪不得你父亲没有好颜色给你，你总是这样淘气，以后不许再做这些风花雪月的闲文章了。”小秋在慈母面前还有什么话说，自然是答应了。可是他回到房里以后，想起在渡口遇到

拈花女子的那一番韵事，十分的感到回味，于是仿作无题诗体，作了几首《七绝》。把那时的情感，和心里的感想，表示了一番。在无事的时候，也就常把这几首诗拿出来吟哦着。

约莫过了一个月，已到了元宵时节，小秋心里痴想着，今天街上玩灯，那个姑娘若是在镇市前后的，必定要到街上来玩灯，不免到街前街后，也去转转，或者在街上碰到了她也未可知。果然，顺了他那一番痴心，在下午便到街上去转着。这个镇市上，横直只有五条街，他来回的总走过了十趟。人山人海，看花灯的确是不少，但是这些人里面，要是找那个穿花褂子的姑娘确是不易，至于她来不曾来，这更是不得而知了。小秋忙了一晚半天，大海捞针，算是白忙一阵，只好回家安歇。因为次日十六，是个黄道吉日，父亲已经挑选好了，在这天送自己上学了。镜花水月，过眼皆空，这也不必再去想她。到了次日，换得衣冠齐整，带了两个听差，挑着书箱行李，随着父亲一同上学来。

这姚家村去三湖镇不过五里，顺着桔抽林子，慢慢的走来，经过了一带围墙，便有一幢高大的房屋，在广

场外耸立着，顺着风，一阵读书之声，由那里传出来。走到那门口，横着的金字匾额，大书“姚氏宗祠”四个字。小秋心里想着，这四个字，应当改一改，改作“第一监狱”。不过心里如此想，人还是朝前走。穿过了两进房子，一位四十以上的先生，长袍马褂的就迎了出来。秋圃抢上一步，拱手道：“怎好让老夫子出迎，真是不敢当了。”小秋知道这就是先生姚廷栋，也就躬身一揖。姚廷栋见他穿了豆绿湖绉棉袍，外罩一字琵琶襟滚边花缎蓝马褂，头戴缎子瓜皮帽，上有小小的圆珊瑚顶儿，腰上系着淡青洒花腰带，在马褂右襟下飘出一截来。眉清目秀，十五六岁的哥儿，这样修饰着，在富贵之中，自带一番俊秀之气。只是自己向来教着布衣的子弟，现时来了这样一个花花公子，恐怕会带坏自己的学风，因之不免把脸色格外板起来。这几进屋子的房间里，都住着姚先生的高足，头两天就听到说了，有一位少爷要来，所以这时少爷来了，大家也就少不得在窗户眼里，门帘子底下，争着窥探。小秋一向在省城里富贵人家来往，多半是这样的穿戴惯了。却不料到了这里来，是这样的引着人家注意，情不自禁的把面就羞红了。秋圃带着他到了正面大厅里，这里右边摆着一张八仙桌，夹住了两个书架，

正面一把太师椅子，那自然是师座了。此外大大小小，沿四周的墙壁，都放了书桌，一直放到前进堂屋倒座里去。各位上都坐有十三、四岁，以至十七、八岁的学生，见着客到，都站起来。正面是个木头月亮门，里面有方丈之地，上设了至圣先师的座位。小秋周围一看，并无隙地可放书桌，除了进月亮门去陪孔夫子，就是和先生同席了。心里捏了一把汗，只说糟了。这时，姚先生让着秋圃在师位旁边坐下，吩咐斋夫在圣位前点上了香烛。小秋是不用别人吩咐，拜罢了孔夫子，请先生居上，也拜了四拜，然后和各位同学都拱了一个揖。姚廷栋略问了小秋，读些什么书，笔下能作什么，就点点头，于是向秋圃道：“兄弟这里有十八个学生，分作两批教。文理清顺些，自己已经会看书的，让他在房间里设位子。不能自己用功的，就在堂屋里设位子。令郎既是自己可以读书动笔了，这后进还有一间小厢房空着，就让他住到那里去吧。”小秋听了这话，真个如释重负，只怕父亲不答应。所幸秋圃很客气，说了完全听凭先生的便，也没有多谈，告辞走了。

这里学堂的斋夫，将小秋引到后进厢房来布置一切，

这厢房在圣座的后面，门朝后开，恰是避了先生的耳目。一个两开窗户，对着有石栏干的大天井。天井里有一棵大樟树，高入云霄，大树干子，弯弯曲曲，像几十条黑龙盘舞，树叶密密的罩着全屋皆阴。树顶上有许多水老鸦，呱呱乱叫。天井石板块上青苔长有十个铜钱厚。厢房墙上，另有一个圆窗户，对了祠堂后的一片菜园子。靠窗户不远，有一丛芭蕉，一个小土台，上面一口井，井边两棵横斜的梨树，枝上长满了花蕊，有些早开的花，三星两点的，已经在树枝上缀着白雪。小秋两手一拍，大叫一声“妙”。斋夫正搬了书箱进来，答道：“少爷，这是姚家祠堂，不是庙。”小秋道：“这外面是姚家的菜园？”斋夫道：“是相公家里的菜园。”原来此地人称秀才作相公，称举人作老爷，这是先生家里的菜园了。小秋道：“先生在家里睡吗？”斋夫将嘴向窗户外一努道：“他住在那一边。”小秋看时，天井那边，也有间厢房。自己空欢喜一阵子，以为在后进住着，离开了先生权威之地，不料挑来挑去，却是和先生对门而居，也就不再叫妙了。斋夫将这屋子收拾清楚了，姚廷栋便叫小秋到师位前去，随便的在书架上抽了一本《古文辞类纂》来。掀开第一页，乃是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。姚廷栋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汉